

## 又思端午苇叶青

■ 郑志玲



每当端午将至,大街小巷,随处可见翠绿的苇叶,我就会更加怀念家乡那肥绿清香的苇叶。

我老家在农村,每一个村子的庄前屋后,都会有一条大一点的河流。一般都是村子有多长,那河流就有多长。因为河是造房子时,家家户户从那里取土垫屋基形成的。河两岸,除了几株嶙峋苍劲的垂柳,偶尔有几丛带刺的,开

着白花的野蔷薇等,葱葱郁郁的芦苇就是河堤的主角。

当春风刚刚吹谢雪花时,芦苇便会迫不及待地破土而出。初出的苇芽瘦瘦的,尖尖的。上白下粉,鲜鲜亮亮,不如竹笋肥美可爱,却坚硬如刚。一根根、一簇簇、一片片布满村庄的角角落落,河堤沟壑,像一支支饱蘸诗意的豪笔,流淌着旺盛的青涩,描绘着家

乡的一草一木。

几场春雨过后,芦苇像初长的女孩,忽然就出落得亭亭玉立起来。苇叶从芦苇尖端开始舒展,因为土壤肥沃,芦苇秆又粗又亮,苇叶长得像婴儿的小手,肥肥的,肉肉的,煞是可爱。苇叶上的阳光不停地掠过,在密密的芦苇中跳跃,苇叶发出阵阵欢呼,挑逗着来往的人们。

那时候,苇叶就成了我们的乐园。我和一群小伙伴们放学回来,将苇叶折下,叠成一艘艘小船。在小船上插上一面小小的旗帜,放进河里,载着童年的快乐,开始幻想中的环球之旅。

我们也会把翠绿的苇叶裹成哨子,放进嘴里,鼓动腮帮,吹出没有节奏,没有规律的自诩堪比天籁的哨声,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吹得响。

牛牛是我们当中最会吹的一个,他用一大把的苇叶裹成牛角哨,学着电影里的战士,吹着冲锋号的样子,右手举至60度角的高度。右脚上前一小步,左手握拳。

高喊一声:准备冲锋!于是,深吸一口,气沉丹田,圆溜溜的腮帮像青蛙鸣叫时的肚子凹凸起伏,苇叶的声音便悠扬地散开,层层叠叠,随着葱葱郁郁、蓬蓬勃勃的芦苇荡漾开去。我们也要吹,牛牛把牛角哨给我们,个个脸涨得通红,哨子却像哑巴,硬是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

到了五月,柔韧轻盈的芊芊芦苇,宛若十八岁的少女,倩影婆娑,从内而外,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苇叶也更加丰满,叶子拥挤着叶子,翠绿蕴满了五月,招引着我们心底的那份香甜——包粽子。

端午前两天,几人便约好去打苇叶。午饭后,我们穿上长袖子衣褂,提着篮子,手牵着手,来到河堤,挑选秆粗叶青的芦苇,将它长长的身子夹在腋下,抓着苇叶根部,闪电般向下一用力,苇叶便落在我们手里。尖端苇叶偏瘦,下部分苇叶偏老,只有中间的苇叶,是包粽子的极好材料。这样,端午过后,芦苇秆的中间部分,光秃秃的,有点儿像脱

毛的鸡。

有些时候,苇叶也调皮,不配合我们的动作,用锋利的叶尖、叶边缘划破我们的手指,胳膊、脸颊。但是那一点疼痛,丝毫影响不了我们采苇叶的兴致。

打好苇叶后,将其一片一片地整理好,放到开水里煮一下,翠绿变成褐色,不需要放任何东西,苇叶的清香弥漫在每家每户的每个角落,氤氲于静谧温馨的乡村。如今,端午又至,儿时的伙伴已如冬日的芦花,不知飞向何方。现在的乡村,随着不断地发展,很难看到那飘满清香的大片大片的柔韧的芦苇的倩影,苇叶也像一个爽约的伙伴,只能在心里回忆那种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的美好。

于是,家乡的苇叶,成了一首渐行渐远的诗,在心里轻轻地摇曳……



## 甜

■ 尧 日

梦很甜,  
笑成一朵花,  
颤颤开放着羞涩,  
捧托的皎洁触目惊心。

樱桃很甜,  
酸酸地氤氲成烟雨,  
润泽入心扉,  
点染一幅水墨画。

将尖锐和撕裂隐去,  
浮玉翠绿温婉,  
春江花朝甜,  
天地间泳漾。

心空飞过万里霞,  
一条香啧啧,  
一缕甜津津,  
绚烂无声的风华。



“大干部”本名叫张贵,沿江县江浦镇人。自从儿子上了北大后,陡然像变了个人,背双手、踱方步,西装革履,皮鞋锃亮,油光水滑的大背头滑倒苍蝇。一天,不知哪位大爷看走了眼,当街大叫了声“大干部”,于是一夜之间便流传了开来,渐渐地



本名反而被人遗忘了。儿子京城求学时,“大干部”去了趟北

京看望,回小镇后陡然一口的“京腔”,讲了几十年的方言土语仿佛一夜间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前年儿子毕业,进入了一家国内知名企业工作,后被外派到美国。前段时间,“大干部”又飞美国看儿子去了。

过了十多天,“大干部”回来了。见过大世面果然非同凡响,连打招呼时的“好”都改称“OK”了,更拉风的是头上多了一顶棕色的美国西部牛仔帽,感觉更加的气场逼人。

“唐人街上买的,标准的美国货,

直到昨天夜里,雨似前所未有的,简直下疯了。

天地间,茫茫一片,自上到下,连成一体,可谓倾盆而至,不可阻挡。除了雨水,几乎看不见外面的任何景物,一切都被它吞没了。唯有昏暗的路灯和闪烁的霓虹还可以与之抗衡。我也只能借助灯光才能看到大雨滂沱。

自傍晚到次日天明,十二小时一刻未停。由唧唧啦啦到噼里啪啦,再到哗啦啦啦啦,由轻到重,短时间内逐渐升

级,像是演奏一首狂想曲,如痴如醉,又像是在比一场自然界的马拉松接力——唯有大自然可以这样比赛。

清晨,屋外楼宇之间的地面已经成了小溪,由高处向低处奔流,一路吟唱着,最终流入湖边,流入下水道。有容的小区街道,因为下水管道细窄,容量较小,故而地面积水达到成人的脚踝处,甚至有的地方可以淹没小腿肚,给出行带来不便。

昨夜雨,你是在表达什么?抑或是在呈现什么?

你要在向昨天的腐朽宣战,把一切污浊冲得一干二净,还是在向你的

的灵魂;如果岁月可以回头,我要善待自己的肌体,慰藉自己的渴望,丰盛自己的阅历;如果岁月可以回头,我要沉静自己的追求,从容自己的脚步,淡泊自己的得失……

其实,“如果”永远是一个虚词,永远是一个伪命题;其实,所有的“如果”都已不重要!所有的“如果”都不足悔、不足憾!其实,最重要的,不是人生过往刻下的或辉煌或隽秀的痕迹,而是当下身处的静好和追求的无限……

其实,“如果”永远是一个虚词,永远是一个伪命题;其实,所有的“如果”都已不重要!所有的“如果”都不足悔、不足憾!其实,最重要的,不是人生过往刻下的或辉煌或隽秀的痕迹,而是当下身处的静好和追求的无限……

了帽里边的一个小商标,止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小商标上一行极小的汉字:中国制造。中国沿江县江浦镇鞋帽厂出品。

第二天人们惊奇地发现,“大干部”头上的牛仔帽不见了。

恋人倾诉衷肠,表示忠贞不渝的爱情?或许你是在泪奔,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,造成近千万人感染、几十万人死亡而深感悲伤?或许你在用你唯一能用的方式给世人一个警醒:不可违背大自然的规律,尊重它,守护它,和谐相处,友善互助,才能共同受益。尊重每一个生命,过简单的生活,才能享受美好的人生。

昨夜雨,你是在表达什么?抑或是在呈现什么?

你要在向昨天的腐朽宣战,把一切污浊冲得一干二净,还是在向你的

## 牛仔帽

■ 徐文生

茅斋苦茶



## 贺钦工月光诗社成立一周年

■ 曹顺山

黄河故道起声吟,  
云绕新歌扬国粹,  
稀龄织梦争朝暮,  
满院春光诗似雨,

天舞云霞地抚琴。  
杯斟但语醉乡音。  
盛世传承汲古今。  
梅红松翠斗芳林。

## 编辑手记·题画稿

■ 万洪勇

(一)

一画多稿色纷翻,  
先睹为快福利瞻。  
完者恒完美恒美,  
追求完美志不凡。

(二)

嫩碧翠绿水芙蓉,  
芳蕊茂密护莲蓬。  
丹青屏上窥娇面,  
从此香梦夜夜浓。



## 昨夜雨

■ 徐曙光

今年入梅以来,雨着实下得不少,似乎要将春季缺雨的遗憾给补上。一开始,几乎每天都要下,哪怕只几分钟,也要稀疏地飘落几滴,但是连地皮都湿不了,好似淘气的孩子在装痛假哭一般,又像古装戏中演员的表演,以故意装腔作势证明自己的存在。

敲下标题几个字,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,心瞬间有点潮湿……

岁月匆匆,回首过去的几十年,恍如弹指一挥间。曾经那么渴望生活能姹紫嫣红,渴望事业能轰轰烈烈,渴望爱情能美如甜蜜,渴望能永远拥有美好的时光和无尽的快乐……

打开尘封的记忆,一路的艰辛、一路的温暖,一路



## 如果岁月可以回头

■ 洁雪寻梅

的坎坷,一路的欢笑,一路的无助,一路的感动……风华过后,所有的欢乐与叹息、所有的收获与丢失、所有的幸福与伤痛都已逝去,成为故事,成为历史,成为过眼云烟……

如果岁月可以回头,一切是否需要重新选择?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,一切是

否可以重新开始?

如果岁月可以回头,我要放纵自己的快乐,挥霍自己的美丽,肆意自己的真诚;如果岁月可以回头,我要稳妥自己的选择,怜惜自己的善良,温润自己的情感;如果岁月可以回头,我要尊重自己爱好,淬炼自己的心智,净化自己

## 谜

## 团

■ 杨海燕

现在只能去问父亲了。

父亲一改往日温和的表情,脸色凝重,似在努力回忆着过去。父亲七十多岁了,他的记忆力因疾病而严重衰退,还能回忆得起来吗?我担

心着。

父亲不像平时说话那样随意,他惜字如金,确保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。在父亲缓慢的讲述中,祖父的人生在我的脑海里丰满起来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,祖父并不是出生在当时贫瘠的乡下,而是出生在泗城一个比较富裕的商人家庭,

曾祖父生意兴隆的布店足以让一家人丰衣足食。祖父自幼喜欢读书,在兄弟三人中出类拔萃,深得曾祖父欢喜,送他到学问好的私塾先生那儿学习。然而,好日子在祖父十岁那年戛然而止,日本兵进城了,一把火烧了曾祖父的布店,也烧去了一家人的生活希望。绝望之下,曾祖父想起老家还有几亩薄田,于是携家带口回到了乡下。

祖父并没有因生活突然陷入困顿而放弃读书,而且,他也喜欢乡村的幽静。

书读得好,字也写得好的祖父,被乡政府录用,做了一名普通的文书。命运再次眷顾了他,他被下乡视察的一位县领导看中,当即带走做其秘书。后来,他一步一个脚印,最终做了农林局副局长。

“文革”开始了,做祖父秘书的邱言,为了表功,揭发了祖父说过的一句话:“很多的批斗对象都是无辜的。”于是,祖父也成了批斗对象,每天忍受着各种屈辱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祖父平反,邱言官运亨通,做了泗水县委书记。

邱言确实来找过你祖父,他们谈了很久。”一旁的母亲也回忆着。她记得,邱言来看望祖父时,她和曾祖母在门口纳鞋底,邱言临别时间祖父:“你有什么要求,我尽量满足你。”祖父摇摇头,曾祖母在一旁急得直跺脚,希望祖父开口请求安排儿女的工作。然而,祖父始终没看曾

祖母一眼,也始终没吭一声。

祖父因病逝去一年后,小叔调到了县政府工作,此后,他仕途顺畅,一直做到县长,后迷失自我,终致锒铛入狱。

“以我看,你小叔的升迁并不是得力于邱言。你祖父清廉正直,不会让自己有人生污点的,邱言如果想弥补愧疚感,更不会违背你祖父的心愿。再说,你小叔在调到县城前,邱言已经退休了。”在听了母亲的话后,父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。

我想,祖父的一生就像他们前流过的小河一样清澈见底,我要用这样的清澈涤去弥漫在老李心头的疑云。

